

以文塑旅 以旅彰文 @悦赏分享

新《茶馆》续原作神韵



分享理由：
继4月天津首演之后，青岛市话剧院传承版经典话剧《茶馆》5月28日至29日将在青岛市人民会堂上演，展现青岛话剧的实力和底蕴。

创作于1958年的《茶馆》以老北京裕泰茶馆为背景，围绕掌柜王利发展开故事，展现戊戌变法、军阀时期和抗战时期的社会变化。作为中国话剧的扛鼎之作，《茶馆》特别考验院团的综合实力，对演员演技、导演把控、剧院整体创排能力要求极高。此次青岛版《茶馆》以“忠于原著、还原本真”为创排核心，精心打造了老裕泰茶馆，浓缩了近半个世纪的情世百态，塑造了王利发、常四爷、松二爷、秦仲义等一系列有血有肉的人物，还原了老舍原作的精神。

《茶馆》首演至今60多年，依然是话剧艺术的瑰宝。青话版《茶馆》保留了原著的台词，同时在表演风格和表演方式上结合现代观众的审美方式做了细微调整，让人物刻画更自然、松弛。该剧天津首演后获得观众认可，年轻观众在社交媒体上留下“布景极具代入感，演员共情力拉满”“重温《茶馆》，依旧被其中的家国情怀和人性力量打动”等赞誉。此次青岛演出将接受岛城观众的品评。

米荆玉

老照片展震撼人心



分享理由：
从部队建设的昂扬风貌，到城市发展的奋进图景；从中山路、八大关等标志性地标风貌，到街巷市井的烟火日常；从民生百态的鲜活瞬间，到青啤、海尔、海信等本土企业崛起轨迹，正在青岛画院美术馆展出的《孟庆林致敬展——一位老人半世青岛》，记录下城市蝶变的每一个重要时刻。

已经是90岁高龄的孟庆林是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青岛知名纪实摄影家，更是青岛城市发展的亲历者与记录者。他一生与摄影相伴，自1955年按下第一声快门，便将镜头对准时代与城市，历经半个多世纪深耕，留下6万余张珍贵摄影底片。举办此次致敬展，既是对孟庆林半世坚守的摄影精神致敬，也希望通过这些珍贵影像，让青岛人重拾岁月记忆，让年轻一代深入了解城市脉络，唤起全社会对历史影像保护与传承的重视。

本次展览历时两年梳理筹备，全方位展现青岛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城市风貌、社会生活，让市民在光影中品读城市历史，感受岁月变迁。

崔燕文/图

宿于深春浅夏间



分享理由：
5月的青岛，正是春深似海的时节。以“五一”假期为开端，整座城市的文旅热度不断攀升。在众多的文旅体验中，入住青岛特色民宿，体验松弛的度假时光，让脚步慢下来，别有一番动人。

在青岛众多民宿体验热门区域中，八大关、太平角区域是一个特别的存在。这里有着“万国建筑博览会”的美誉，一座座民宿藏于老洋房与海岸线之间，一院一故事，一宿一风情，尽显欧陆风情与城市文艺气质。此时入住其间，既可以拥抱深春浅夏、感受温馨的服务，更能在一砖一瓦间触摸到青岛百年的时光纹理，让流转的岁月与此刻的宁静悄然重合。

5月来到青岛，不妨择一处山海雅宿，枕着湖声安眠，伴着灯火读一本书，聊一段往事，为出游添一份慵懒诗意，找回生活本该有的松弛与安然。

马晓婷 文/图



罗维在青岛市人民会堂和乐团一起排练。王雷 摄

罗维：每个人都在穿越自己的风暴

青岛日报·观海新闻记者 米荆玉

作为青年一代最重要的钢琴家之一，演奏家罗维4月25日亮相青岛市人民会堂，与青岛交响乐团联袂演绎了普罗科菲耶夫《g小调第二钢琴协奏曲》。

这部大师力作是罗维最新专辑《穿越风暴》里的重点曲目，乐迷能从中感受到一种“非常锋利且干脆、非常勇猛”的声音特质。《穿越风暴》着重展示俄罗斯作品背后强大的生命能量，而对于乐迷来说，现场聆听钢琴家的个性抒发能够深层理解作品，体味到“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里尔克语）”的内在。

在造访青岛的众多演奏家里，罗维特殊之处在于身兼钢琴家和诗人二职：她是2022青岛海洋诗音乐节演奏嘉宾，创作了《爱在》组诗、《致普罗科菲耶夫》等诗作，作品收录于《时间之外的马车——中国2021年度诗选》等年选诗集。同时，罗维还涉足影像创作，她在柯蒂斯音乐学院就读时选修了即兴表演和剧本创作。罗维担任出品人、编剧与主演的微电影《琴键》入围2025澳门国际微电影节。

琴音与诗心共生，旋律与影像共振，罗维这位新生代钢琴家以多元创作实现了艺术逻辑的同源互证。

11岁“初遇”大师作品

记者：您这次来青岛演奏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之前在青岛也演绎过普罗科菲耶夫的其他作品，您对这位音乐大师有特别的感情吗？

罗维：我特别喜欢这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非常伟大，可以用几个关键词概括他的音乐风格：超现实主义、天马行空、童话感、勇敢。

在俄罗斯音乐大师里，普罗科菲耶夫更加理性，他将感情隐藏在一个框架下面，藏在一个戴着面具的冷若冰霜的男士的内心，可以听出来感情翻涌的感觉。如果与拉赫玛尼诺夫相比较，明显感觉到拉赫玛尼诺夫更加浪漫，有一种贵族式的怀旧，而普罗科菲耶夫更加学院派，在规矩之下有他自己的创新。

这次在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的排练中，青岛交响乐团呈现的声音跟以往合作都不一样，明显感觉到张国勇总指挥要求乐团演绎的普罗科菲耶夫有一种特定的非常锋利且干脆、非常勇猛的声音特质。

记者：《穿越风暴》这张钢琴曲专辑收录了普罗科菲耶夫、拉赫玛尼诺夫两位大师的四部作品。流行音乐专辑往往围绕一个概念创作，而钢琴专辑的挑选作品也是围绕某个主题来进行吗？

罗维：是的，从之前的《冰火之歌》《凝望·东方》到《穿越风暴》，每一张唱片都是有主题的。仅就演奏而言，黄金时代音乐家已经演奏得非常好了。那为什么要多你一个呢？肯定是年轻一代的钢琴家要传递出对当下时代的思考，结合古典音乐曲目给大家传递一个更加完整的叙事。

所谓《穿越风暴》，它有着宏观的意指：在AI或者在各种现实冲击之下，大家会有一些惶恐和担心，一些无形的压力压在身上，这是一种风暴。每个人都在穿越属于自己的一场风暴，穿越属于自己的成长周期。

我在专辑里借用了普罗科菲耶夫和拉赫玛尼诺夫两位伟大作曲家的作品，他们虽然在差不多的年代成长，但风格完全不一样。

拉赫玛尼诺夫属于落魄贵族，在著名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里面有非常多的缅怀，缅怀已经过去的黄金年代。拉赫玛尼诺夫要

穿越的风暴还包括他的深度抑郁症，他花费了两年时间才写下“拉二”这个伟大的作品，“拉三”更是一个珠穆朗玛峰式作品。

普罗科菲耶夫《第二钢琴协奏曲》是他在挚友自杀之后写的作品。在我看来，这是他情感浓度含量最高的一首曲子。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普罗科菲耶夫非常年轻，可能比我还小几岁。在这之后，他的作品明显更加好听。比如，我去年来青岛演奏的那首《第三钢琴协奏曲》，观众更容易听懂，他也不会把那么私人的情感放在音乐当中。《第二钢琴协奏曲》则完全是将伤口掀开给大家看的感觉。

记者：从您在柯蒂斯求学、刚出道阶段到如今的常年巡演，跟普罗科菲耶夫作品一直有不解之缘。能否回到最初的起点，介绍一下您跟普罗科菲耶夫最早是如何“初遇”的？

罗维：我喜欢普罗科菲耶夫的原因其实很随机，也可以说有着宿命感。

11岁的时候，我在波兰和德国分别拿了肖邦国际青少年钢琴比赛和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青少年比赛的冠军，引起了上海爱乐乐团汤海总指挥的注意，他就把我找过去了。

我在排练厅给汤总指挥演奏了谢德林的作品，然后，他说“你很适合弹普罗科菲耶夫”。我那时并没有弹过普罗科菲耶夫的作品。他说：“我给你两个月的时间，你把普罗科菲耶夫《第三钢琴协奏曲》学下来。9月，我们乐团举行开幕音乐会，你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演奏这部作品。”我惊呆了：那么怪诞的音符，那么强烈的节奏感，旋律也是很有特色……慢慢地，我体会到了汤总指挥的意思，体会到了普罗科菲耶夫的独到之处。

汤总指挥可能指的是我性格中叛逆的一部分：大家在“内卷”，我在旁边做自己的事情。普罗科菲耶夫就是那种可以在世界纷纷扰扰的状况下跑到小岛上完成奏鸣曲创作的人，有一种非常强大的心理状态。

青岛很“柴可夫斯基”

记者：中国读者应该比较理解音乐家与文学的关系，比如说《傅雷家书》就是很好的例子。您的诗歌创作非常专业，像是写给皮亚左拉等音乐家的诗作都非常见功底。钢琴家与文学之间有

什么交集，您怎么处理这种交集？

罗维：其实，我从来没有将自己限于钢琴演奏，而是设立在一个表达者的位置上面。

表达要选取合适的媒介，比如文字、影像、装置绘画或者音符，这些都是艺术表达的某一种媒介。小时候，妈妈在睡前总给我读很多诗歌，它们的意境很美，可以描述一些非常微妙的情感，即便时隔几百年也能让情感瞬间被拉回，这一点我觉得诗歌跟音乐很像。演奏毕竟是二度创作，你弹得再好，其实是在演绎大师作品，然后加上自己的一些诠释。而诗歌不同，诗歌是一种自发的创作，真正我手写我心、记录我的真实感受。

就诗歌流派来说，我比较喜欢拉美诗人，比如博尔赫斯、聂鲁达等人的作品。我也读一些身边朋友的诗集，像崔永明、欧阳江河、西川等。他们每次出了诗集，我都会好好地阅读。我最近在读英国诗人威廉·布莱克，他还是个画家、插画家。我觉得他的画和诗歌有那种通灵的技能，包括我喜欢的兰波也是这种风格。

记者：AI音乐这个话题今年特别受关注。钢琴家与AI之间有交互吗？有触发吗？

罗维：AI是很好的助手。它像一面镜子一样，所以，我有些时候遇到决策上面的问题都会跟AI进行一个对话，聊艺术、聊工作。当你拿不定主意的时候，AI可以帮你给出一些选项，然后，你会更好地去看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记者：您之前多次来青岛演出，还在青岛交响乐团2025乐季开幕音乐会演奏了普罗科菲耶夫《C大调第三钢琴协奏曲》。您对青岛、青岛交响乐团有什么印象？

罗维：从音乐上来讲，青岛肯定不像普罗科菲耶夫了，它比较像柴可夫斯基。今天早上，我在酒店健身房看到窗外的海，阳光洒在水面上像钻石一样在闪耀，太美了，这让我想起《胡桃夹子》，就是那种梦幻感。青岛又有八大关这些很有历史感的老房子，像小小的城堡一样，觉得很像柴可夫斯基的感觉。

我跟青岛交响乐团合作过好多次了，这个乐团每次都给我很不一样的惊喜。青岛是一个非常开放的城市，在文学方面、音乐方面都有很深的积淀，走出了很多音乐家。青岛交响乐团坚守在这个城市里，做得这么好，让我也更加期待未来有不同曲目的合作。

文艺志

铁甲依然在

米荆玉

《十日终焉》的作者杀虫队队员被读者昵称为“虫队”。接受采访时，“虫队”有句精彩的谦辞：“我觉得我是属于‘螃蟹型’性格，青的时候是活的，红了以后可能就不妙了。”4月上旬，《十日终焉》成为话题热点，原著作者的低调也让这句话变成了有趣的注解。

目睹一本书变成影视作品的过程非常有意思。对于“70后”“80后”来说，金庸小说的影视化改编堪称一场延宕30多年的话题秀——第一轮改编是正剧，第N轮改编是网剧，金庸的存在让争议有了最终裁决。而对于“90后”“00后”而言，网络小说的影视化屡屡走在观众审美的前面，宏大的故事架构、惊艳的影视特效技术和抱团的粉丝构成了全新生态，网文作者的主动隐身让小说影视化变得丝滑顺畅。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细粮，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粗粮。网络小说的内容丰富度远超粗粲之辨：我读过古董异能类小说，阳光炼化铜葫芦的故事让

人难辨真假；我也读过动物异想类网文，主角灵魂附在一只超级电鳗身上，化作守护深海的利器。

《诡秘之主》堪称中文克苏鲁的扛鼎之作，《斗罗大陆》奠定了武魂类小说成长范式……举凡修真、谍战、篮球、炼丹、工业化，各种题材都能化作百万订阅的白金大作。上至太空歌剧，下到赘婿、种田，网络作家的想象力不断突破各种写作框架，收入破亿元的网文作家比比皆是。在广义的文学水域里，网络小说汲取了水面上的油脂层，严肃文学守护着下面的清浅。

在严肃文学与网文作家之间，曾经有一段“中间物”时代，集结了江南、今何在等才华横溢的写作者，留下了《九州》《悟空传》等大批佳作。江南《九州》里，天驱武士团被朝廷围剿，幸存者留下了互认暗号：“铁甲依然在？”“依然在！”“福尔摩斯”系列《马斯格雷夫礼典》里，保王党人在交接王冠时有一段庄重的暗语问答：“它曾归于谁？”“已逝之人。”“它将交与谁？”“将至之人。”这些有趣的互文成为阅读体验的闪光瞬间。

记得在风歌小说《昆仑》里，天机宫石壁上刻着一副对联：横尽虚空，天象地理无一可恃，而可恃者唯我；竖尽来劫，河图洛书无一可据，而可据者皆空。三十余字道尽了主角的武学思想。后来发现这段文字出自近代教育家杨昌济的《告学生》——只能说作家的幽默感有时候确实曲径通幽。

《十日终焉》浩浩汤汤320万字，情节之密集、设定之新奇令人瞠目。它充分说明：新一代读者的阅读力没有问题，理解力没有问题。掉下悬崖吃仙草、挖开山洞找秘籍的时代过去了，《十日终焉》里的“芥夏”在“天象地理无一可恃、河图洛书无一可据”的情形下选择了孤独守护，堪称另一重意义上的“侠之大者”。

2024年10月31日晚间，160多万网友在直播间围观“虫队”写完《十日终焉》大结局。对于坚守文字之道的写作者而言，铁甲依然在。